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万恶的族权	(3)
最亲不过阶级亲	(11)
吃人的“族規”	(22)
封建族規害死人	(30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录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万恶的族权

我家住在河南省泌阳县羊册区石門村。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，絕大部分姓张，就是外来的杂姓人家，也是沾亲带故的。在旧社会，这二百多户人家分成好几等。

张金龙是全村最大的地主，他早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连长，利用职权，大量克扣粮餉，搜刮民財，买房子买地。后来他把“黄狗皮”一脱，在村里当上了保长。他有錢有势，自封为张家的“族长”。他强迫农民修张家祠堂，續张家家譜，立张家家規。政权、地权、族权都把持在他的手里，成了村里的土皇帝。这个人非常狠毒，他利用这种封建的宗族关系，害得很多人倾家蕩产，妻离子散。我家就是受害者之一。

我家有二亩地，在张金龙的桃园和梨园中間。前临大清河，背靠石門山，天干，旱不着，下雨，涝不了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粮食囤”。全家五口人，全靠它活命。可是，恶狗兒不得肥肉，张金龙馋得眼珠子发紅，一心想霸占它。

一天，张金龙来到我家，对我爹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金德兄弟，我求你件事……”

爹怕得罪他，忙說：“族长，你有啥事，尽管說，只要能办到，我还能說个不字。”

“是嘛，俗話說的好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张，一家子好共事

嘛！我想，你家那二亩地，前靠祖坟，侧邻果园，是个好地方。我想拿石門山的那三亩地跟你换，栽花植树，供祖坟。要是能换，这可是兄弟你孝敬祖先的一片心意呀！”

爹一听，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誰都知道，石門山的崗地，尽是些光秃秃的石头蛋子，是有名的又瘦又干的“老媽媽地”。一块养活全家的“粮食囤”，怎么能换他这块“老媽媽地”？爹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慌，便央求张金龙：“族长，那二亩地是我家的命根子，这地换不得呀！”

张金龙立时板起面孔說：“貨換貨不賒貨嘛，不換就算了！”說完一甩袖子走了。

不久爹病了。这时正是刚过正月十五苦春头上，沒錢給爹看病。娘走投无路，只好硬着头皮找张金龙借了“族上”五斗小麦，把爹的病治好了。誰知道这正好钻进了张金龙的圈套。

这年的清明，全村张姓老少三辈都来到张家祠堂，准备給祖先扫墓。

张金龙今天换上了綢緞长袍，戴了頂瓜皮帽，以一族之长的身分領着大家来到坟园。到了坟园之后，张金龙把“阴阳先生”张小龙叫到跟前嘀咕了一陣，随后指着側面的坟堆堆說：“兄弟們，去年虫灾，今年旱象，祭祖求告，免灾免害。”

张金龙刚說完，张小龙就拿着菜盘子大的罗盘，东对对，西瞄瞄，然后对大家說这些坟埋在龙头上，“龙吸水”，所以天干成旱。

在場的人誰也不相信张小龙这一套鬼把戏，都知道他是张金龙的狗腿子，利用这套鬼把戏不知坑害了多少人。但是

誰也不敢惹他，大家都沒作聲。張小龍看大家都不作聲，回過身來看了看張金龍，便指着我家的“糧食囤”奉承道：“這塊地地氣好，前蹠大清河，後枕石門山……”

張小龍剛說到這兒，張金龍便接過去說：“‘妮子好，在宅子上；小子出官，在坎塋上’，這坎園造好了，咱們張家子孫萬代，人貴命富，官運亨通，福祿滿門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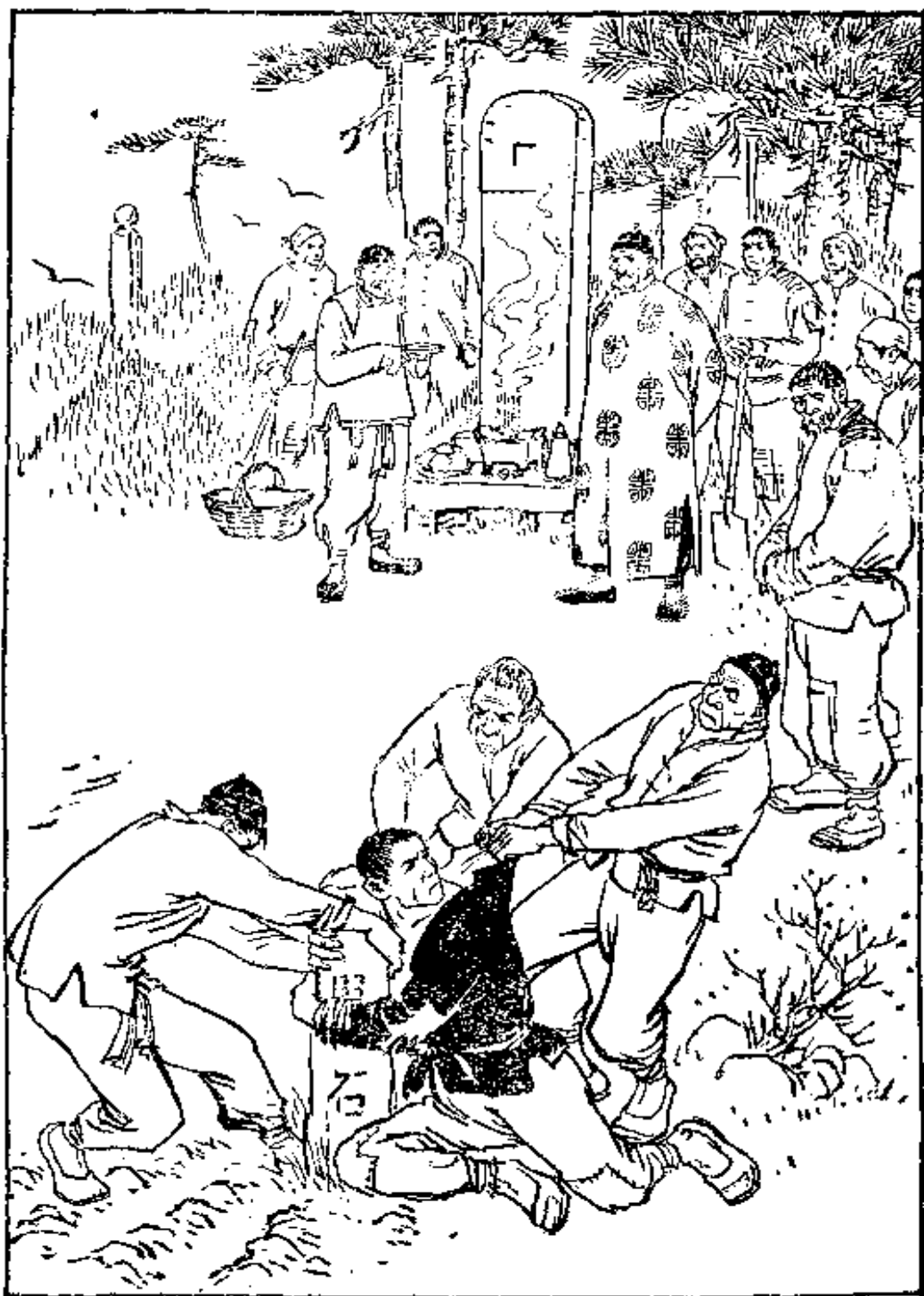
我爹聽了這些話，知道他不懷好意，要霸占這塊土地。可是沒敢作聲。

果然，張金龍凶相畢露，當場以族長的身分說：“為了張家子孫長命百歲，富貴榮華，把金德家的二畝地歸為族有。金德欠下修建祠堂的三斗雜糧和治病借族上的五斗麥子，作為贖買款項。”

接着就讓狗腿子去拔我家地上的界石。爹氣得臉刷白，趕忙上前阻攔。這些傢伙，一下把爹推倒在地。爹忍痛爬起來，又撲上去，死死抱住界石，拼死拼活不讓拔。爹大聲叫道：“要拔，你就先殺了我吧！”

張金龍怒目瞪着爹吼道：“今天是清明，誰得罪了祖宗，就是大逆不孝。家家有規，族有族法，給我使家法！”一幫地痞流氓應聲而上，把爹按倒在地，用鐵鍬把子亂打，窮哥們看着很難過，但敢怒不敢言。爹被毒打一陣後，久病的體格難以支持，當下就昏倒在地。

第二天，爹拖着受傷的身子在縣里去告狀，口里忿忿地說：“豁出這條命，也得同他打官司！”哪知，理正不如勢大。張金龍出錢買通了官府，結果官司打輸了。爹又被打了一頓，回家的路上，遇上了一場暴雨，到家之後，傷口發炎，無錢醫治，



张金龙凶相毕露，当场以族长的身分说：“为了张家子孙长命百岁，富贵荣华，把金德家的二亩地归为族有。”

不久，就活活地被折磨死了。

爹死后，张金龙并没善罢甘休。我家住的一间草房正在他家的后面。这年他要开棉花“轧房”，又想霸占我家的房子，但没有适当的理由。张金龙又在背地里出了坏主意。

我娘那时二十五六岁，地里的粗活、细活，家里煮饭、缝补，样样能干，待人也和气。左邻右舍，大叔、大婶都夸我娘：聪明、勤快、贤惠、善良。地主张金龙收买了村里有名的“尖嘴”巫婆，唆使她说我娘不三不四的坏话。说我爹属龙，娘属虎，龙虎相斗，克夫丧命。村里有生灾害病的，问神求救，“尖嘴”巫婆就胡编乱造，胡说什么“村里有个白虎星，伤财败祖又害命，凶星当头，灾难缠身……”结果弄得有钱人家不要我娘打短工、干零活了，左邻右舍也不敢和我娘接近了。

从此，娘只好背着弟弟，领着姐姐和我挨门讨饭。有钱人家有饭也不给，怕“退财”，没等我们进院，就跑出来把我们赶走了。有一次，娘到井台去打水，被张金龙的老婆“母老虎”碰见了，她厉声骂道：“哎哟哟，我的天呀，你这鬼娘们把水弄脏了，还让咱全村人活不活呀！”她一边骂一边拿了根棍子劈头盖脸把我娘打了一顿，把水桶给砸得粉碎。

在旧社会，穷人喝口水都有罪！

尽管这样，娘有泪尽往自己肚里咽，仍然忍受着，决心把我们姐弟三人拉扯大。

就是这样，张金龙还不甘心。不久，他又放出谣言说：“金德媳妇偷汉子啦，败坏了张家的门风！”

我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了，气得直哭，去找张金龙说理，没想到这正中了他的诡计。

张金龙把族上有錢的人召集在祠堂里，他神气地坐在族长的正座上，两边有他喊来的人作陪。张金龙手指着娘，对着在座的人說：“这女人，身带邪恶，克死丈夫，触神引鬼，禍害全村，近来又偷人养汉，败坏张氏門风。唉！”說着叹了口气，向两旁的人扫了一眼：“我們张氏門宗，族大名大，真女烈妇前所屢見，这妖妇做出这等丑事，大家看看該怎样发落？”

他的話刚說完，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人，連連喊叫：“赶走，赶走！”

这时，娘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气憤地指着张金龙說：“你害死了我男人，又夺去了我家的地，現在又把我往絕路上逼！捉賊拿贓，捉奸拿双。你，你凭什么說我偷人养汉？我坐得直，走得正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张金龙拍着桌子嚷道：“你这賊妇，竟敢辱罵長輩，这还了得。按家法处治，限你明天，滾出村子！”

娘就这样怀着滿肚子的仇恨、滿肚子的冤屈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我家那破破烂烂的茅草棚棚。

我們姐弟几个看到娘回来了，一下子就把娘围了起来。弟弟哭着喊餓，我伸手要飯吃，姐姐比較懂事，只是佯着娘不言語。娘看着我們象小鳥張嘴求食的样子，一下子把我們攬在怀里，大滴大滴的泪珠滴到我們的脸上。娘难过地說：“不是娘不給你們吃，是张金龙搶了咱家地，娘沒有吃的給你們啊！”接着就嗚嗚地哭起来了。我們看娘哭了，也都佯着娘痛哭起来。

这天晚上，娘把我們破破烂烂的衣服，給补得好好的，又整整齐齐的洗了起来；把弟弟的脸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又把

我和弟弟叫到跟前，对我们说：“以后要听姐姐的话，要记住你爹是张金龙害死的，长大要报仇！”那时我们小，不懂得什么，只点头答应着，就上床睡觉了。

我一觉醒来，发现娘不在身边，便哭喊着：“娘，娘……”姐姐和弟弟被惊醒后，也都哭了起来。娘不在屋里，我们想到外面去找，在我们跑到门口时，借着月光，看见娘披头散发地吊在门槛上。我们姐弟三个呼天喊地地哭成一团，惊动了隔壁的大婶，她赶过来，用菜刀砍断绳子，把娘抱在床上，又用姜开水把娘灌活过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娘又不见了，我同大姐跑去喊隔壁的大婶、大叔。他们赶到井边，拉住了娘。大婶边走边劝道：“要想开点，人常说：‘人正不怕影子歪’，拖儿带女的，可不能往绝路上走呀！”娘哭得伤心极了。大叔、大婶扶着她，劝着，半天才回到家里。娘象疯了一样，瞪着一对大眼珠子，不说话。

当天傍晚，张金龙领着外村姓杨的四个人来了。张金龙的狗腿子对着娘说：“嫂子，族上看你孤儿寡母的，无田无地，难以撑持，给你另选了一家！”

“我哪也不去！”娘气愤地说。

这时外村来的人说：“杨家拿七百斤谷子买下了，这可由不得你！”

这句话象劈雷一样，猛轰在娘的头上，娘差点昏倒。娘紧紧地搂着我们姐弟三个，大声吼道：“谁拿谷子谁去！”

张金龙在一旁恼羞成怒地骂道：“不识抬举的贱货！劝着你不走，哼，捆起来，拖走！”

一帮狗腿子应声窜了过来。我和姐姐弟弟死死抱住娘的

腿，又哭又喊，不讓他們搶娘，可是那幫強盜，拳打腳踢，推開了我們幾個孩子，拖着娘走了。我們姐弟邊哭邊掙着。娘被拖着邊走邊哭，還不斷地回頭望着我們。

娘被拖出了村子，我們攆到村外，到了村旁的大清河邊。這時，娘心一橫，咬緊牙，掙脫了他們，跳進了波濤滾滾的大清河。我們見了連哭帶喊：“娘——娘——娘呀！”

從此，我們再也見不到娘了。我們姐弟三人成了孤兒。娘是被地主张金龙害死的。

张金龙一看人財兩空，便領着一幫狗腿子，又返回我家，找了两塊木板，成“×”形把門釘了，又貼了封條。從此，我們姐弟三人被趕了出來，流浪在外。

過了三年，到一九四一年，河南遇上了大旱災，我們在外村要不到飯，又回到村里。這時，我家那間草房，已經被张金龙霸占了，在裡面安了两部軋花機；被霸去的二畝地，成了张金龙家的果園，種上了桃樹。回家後沒有多久，张金龙狼心不死，看我們都不小了，便把姐姐賣給一家姓岳的地主，当了丫頭。弟弟张玉森也被賣了。我逃到舅舅家，被國民黨抓了壯丁。從此，我家死的死，賣的賣，東零西散，再也沒有機會碰面。一直到解放後，共產黨和毛主席才使我們一家人團圓了。

张玉林 口述

胡順義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牢記血泪仇》

最亲不过阶级亲

一九六二年冬天，地主于德希、富农于为淦，活动我们村里于姓长辈、中农于怀春出面，续家谱、修宗祠。他们还托人给我带信，叫我参加。我一听他们又要搞封建宗族活动，气得心头直冒火。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：“这一辈子，要我再和地主、富农坐在一起，称兄道弟，办不到！”村里几个年轻晚辈，听我这么说，不知为什么，问我：“友恒叔，现在他们也入社了，我们是一个姓，一个宗族，总该有来有往。”我说：“要说亲，最亲不过的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最亲不过的是我们贫下中农阶级兄弟；那封建家谱，不过是地主阶级贴在我们头上的一张鬼符。”

我家两代人，就是给封建的宗族统治害得家破人亡的。

土地被夺，父亲饿死

我家几代帮工。到我父亲这辈儿，好不容易才在村后山坡上开了三亩荒地。那时，父亲在外帮工，娘在家砍柴种地，一年收上三四担粮食，一家人只能过上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。

谁知这三亩薄地，也被同族恶霸地主于积光看上了。于积光，论辈分，比我还小一辈。他家有几百亩地，开着糟坊、磨坊。他同反动乡长、区长换过帖子，为人阴险毒辣，笑里藏刀，

村里村外，誰也不敢惹他。族长于怀寿，把宗田交給他管，族中事也先找他商量。他們就这样，互相勾結在一起，剝削欺壓我們貧苦農民。

于积光自从看上我家的地，就千方百計逼我父亲把地卖給他。他先派狗腿子来威胁，接着又无中生有地說，我家的地是“宗山”，强迫我父亲交租。我父亲忍着气，宁肯每年交租，也不肯把地卖給他。

一九二九年大旱，周围百里以內的穷人，逃的逃，死的死。我們于姓一族二百多戶，只有十多戶地主、富农有吃有喝，他們还趁机放高利貸，发“灾难財”。父亲和我都被財主家解雇了，吃沒吃，喝沒喝，眼看要餓死。沒办法，我娘想求財主收留我們，娘說：“吃苦受累都不怕，只要管稀飯喝就行。”可是他們見我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沒有多少油水可榨，誰也不理睬我們。地主于积光、族长于怀寿更狠，連大門也不讓我們进，还說养活我們不如养几条狗。一家人无路可走，只得去逃荒要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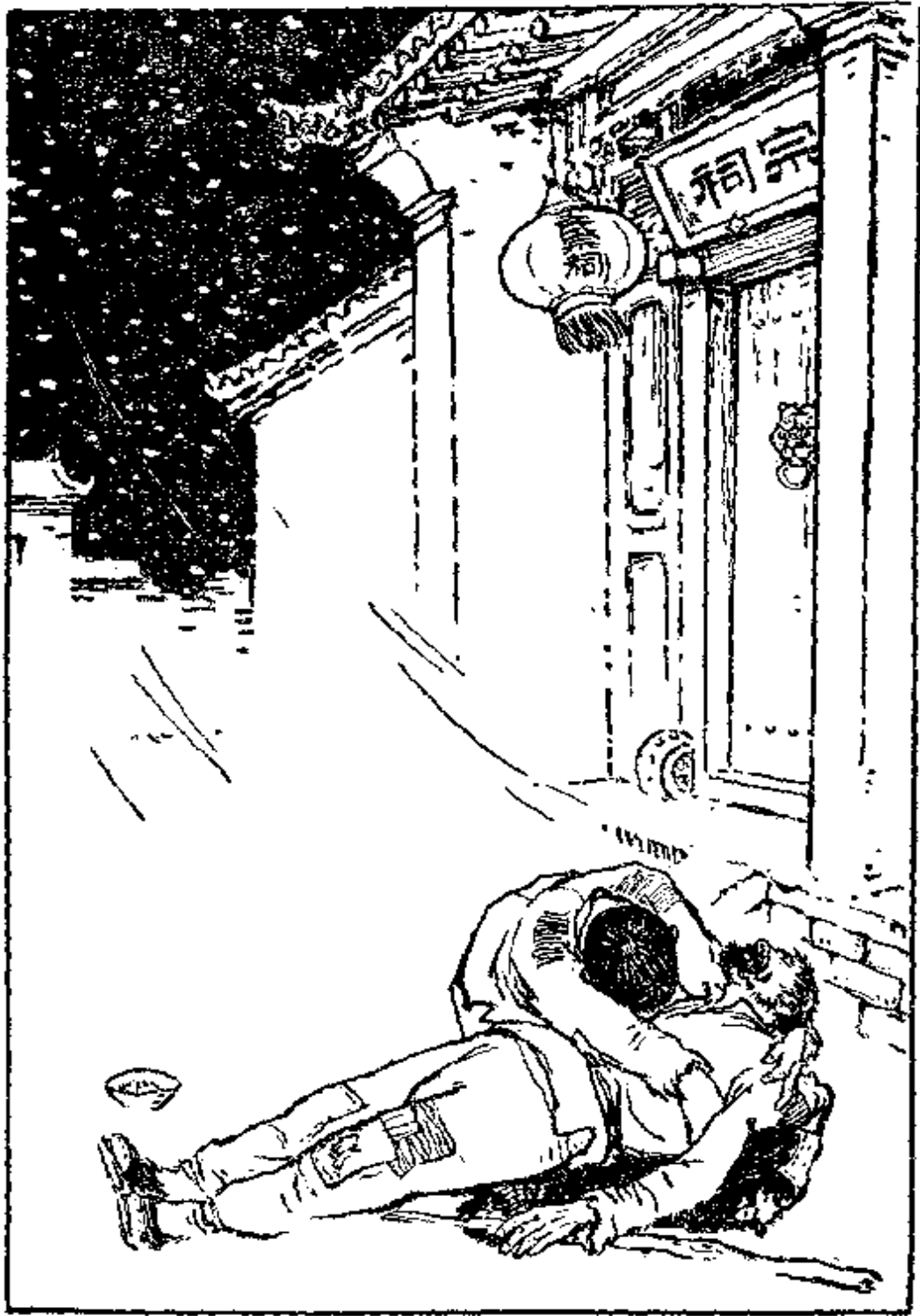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年春天，連飯也沒处去要了。一家人接連吃了几天草根，餓得我嘴里直吐苦水，脚也抬不起来。父亲和娘不忍心看我餓死，打算向綽庙集一戶地主借高利貸。“荒年借債胜似挨刀”。那时，春天借二斗霉高粱，秋后要还一石大米。誰知就在我父亲打算借債的那天晚上，于积光来了。他对父亲說：“为文，听說你要借粮，我手头有二斗玉米，借給你吧！”父亲知道他不好惹，沒吭声。于积光又說：“为文，一笔写不出两个于字，一家人好說話！”父亲这时想，同族同姓的，总不会比外姓地主更狠吧！就这样，借了他二斗玉米。誰知到了秋天，他翻臉不认人，来了个“双杀”。他把借給我們的二斗玉米，按春天

粮食折成现款，秋天又把现款折成粮食，这样来回一折，二斗玉米到秋后竟变成了四担粮食。我们父子俩帮一年工，才挣三担多粮食，拿什么还他？于积光铁青着脸说：“没有粮食把地卖给我。”父亲不服，找族长于怀寿去评理。于怀寿和他一鼻孔出气，冷冷地对我父亲说：“积光这二斗粮，救了你家三条命，你要有良心，就把地卖给他吧！”我父亲舍不得卖绝，求人好说歹说，于积光才答应把地典给他。并且由于怀寿做中人，讲明三年内由我父亲出十担粮贖，过期无效。

我们一家省吃俭用，到第三年只积了七八担粮。村里有几个佃户，见我父亲年老多病，早晚要被财主赶出来，怕他无地活不下去，就暗地里给凑了些粮食，想叫我父亲去贖地。不知这件事怎么被于积光知道了，他把这几个佃户找去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睁开眼看看，你们种的是哪家的地，走的是哪家的路，不要太岁头上动土！”就这样，于积光把我家三亩地抢了去。

我又卖给地主当了一头牛马，上了年岁，筋骨硬了，脊背驼了，地主看从他身上再榨不出油水来了，便把他一脚踢开了。这时，我家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我虽然帮工，可是娘死时背了一身债，挣几个钱只够还利息，不能养活我父亲。父亲没有办法，含泪去求族长于怀寿，跪了足有抽两支香烟的工夫，他才答应我父亲在宗祠的墙角里搭一个草窝。从此，父亲就白天出去要饭，夜晚钻进草窝里看宗祠大门。

一九三七年正月十三日，地主家还在吆五喝六地吃年酒，我父亲却已经饿了整整三天了。这一天清早，西北风刮的呼呼响，父亲披了件破棉袄，弯着腰，拿起拐棍出门要饭去了。中



第二天我去看父亲，他已经活活地冻死、饿死在宗祠的墙角下。

午，下起了鵝毛大雪，他在雪地里爬了几里路，也沒要到一口飯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去看他，他已經活活地冻死、餓死在宗祠的牆角下。这时，于积光准备請乡保长吃元霄酒，嫌我父亲的尸体放在宗祠旁边不吉利，就指使几个狗腿子把我父亲的尸体丢到雪地里去。我求他帮助把父亲埋葬，他拍桌大罵：“混賬！你家死人关我屁事。”族长于怀寿也在一旁帮腔作势地說：“大正月里，到宗祠吵嚷，祖宗在地下都不安宁！”我气急了，說：“生是于家人，死是于家鬼……”于积光一下子跳起来說：“认不得你們这些餓死鬼！”

我前半生受尽了宗族迫害

父亲和娘四十五岁时才生了我这个独生子。因为家里太穷，父亲年老体弱，挣的工錢养活不了我們娘俩，所以我刚滿九岁，就被迫給地主去放驴。我从小是吃野菜长大的，九岁還沒人家七岁的孩子长得高。一个人放七八头驴，經常在坡上摔得头破血流，地主还說我貪玩，沒有把牲口喂飽，拿起根青竹竿，就朝我沒头沒腦地打。到今天，我还記得，身上穿的一件破褂子，每天血沾襟，襟沾血。那时候，我們帮工的，吃人家的飯，就得受人家管；挨了打，也不敢哼一声。到半夜里，才从財主家里偷偷溜出来，叫娘替我洗洗伤口。这时，娘总是含着滿眶泪水，摸着皮包骨头的身子，哭一声說一声：“你爹娘四十五岁才生你这个独根，是娘心上的肉呀！娘才舍不得你給人打呢！是家里太穷，养不活你呀！”

一九三六年，我已二十二岁，长大成人了，于积光見我身强力壮，是个好把式，要我去帮他家干活。

于积光为人阴险毒辣，对待长工刻薄残忍，父亲不忍心叫我去他家受罪。可是第二天，族长和于积光一起气势汹汹地来了。他拿着根文明棍，朝我父亲的额头上一点：“你住的哪家屋？你喝的哪家水？你供的哪家祖宗？”父亲被逼的没法儿，只好吞了口闷气，把我送进地主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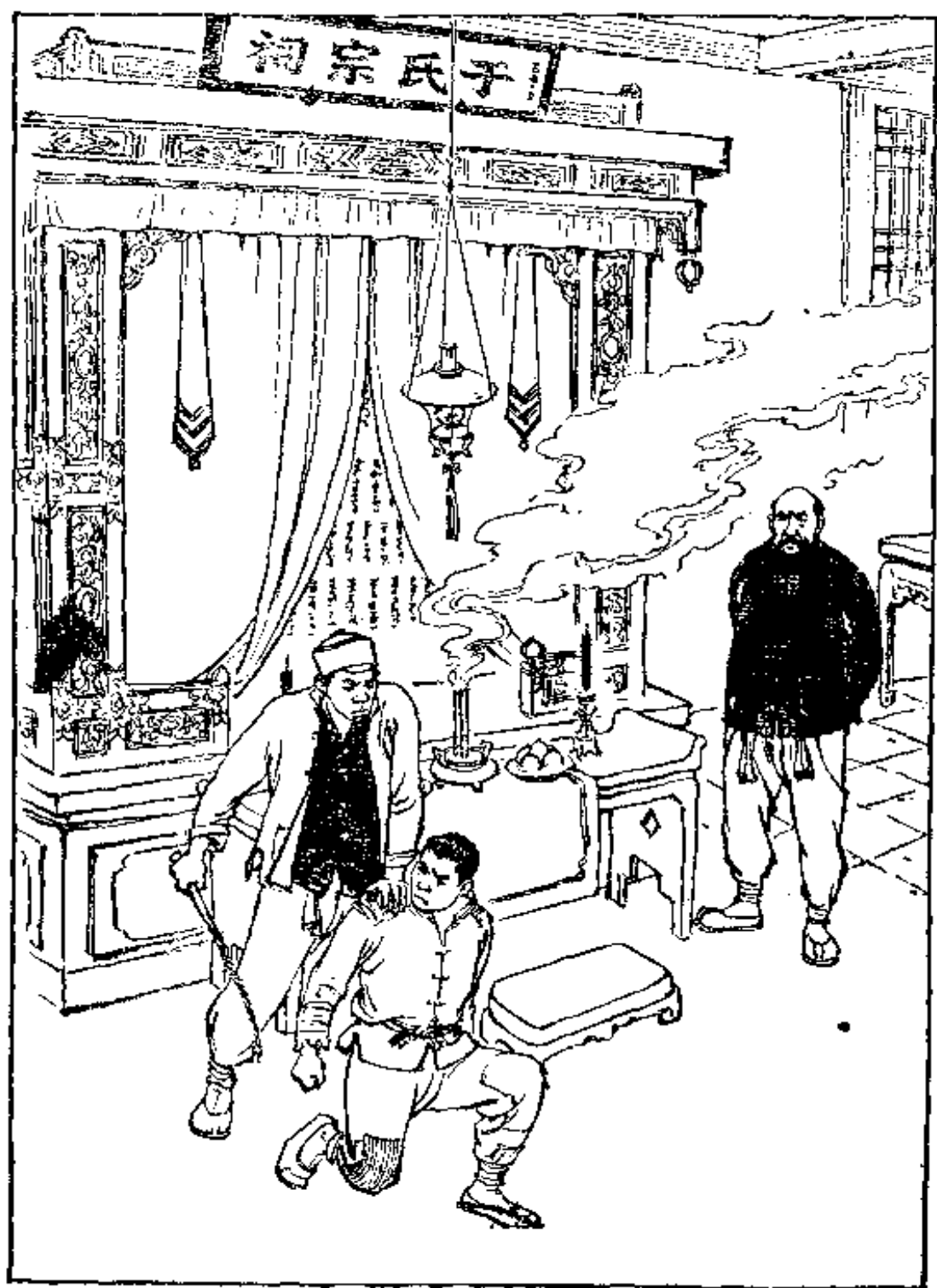
“进了地主门，好比下监牢”。白天在田里累死累活，半夜里还得起来挑水吊酒。好不容易熬到年底，他还要骨头里榨油，借口办宗酒，祭宗祠，克扣我的工钱。

明夺暗抢，我心里不服，去找族长于怀寿评理。族长见我找他，板着脸说：“吃人饭，受人管，你不服积光，族规难容。”他竟强迫我在宗祠里跪了一炉香。

在于积光家干活，累的我筋疲力尽，还不断挨打受骂。有一天翻地，我一直干到月上树梢，回来刚倒在床上还没合眼，于积光手拿文明棍，又逼我起来挑水吊酒。我咬着牙挑了五担水，累的腿提不起来，两眼发黑，给酒锅热气一冲，顿时晕倒在一个刚出锅的热酒坛上，坛内十斤沸酒一古脑儿浇在我身上，疼的我昏了过去。

等我醒过来，我两条腿上满是蚕豆大的血泡，可是于积光却若无其事。同村几个穷苦人，见我半死不活，疼得可怜，抬我去医治。从星甸到綽庙，抬了两天，也没治成，因为我没钱。这时我父亲和娘都死了，我二孀替我去求于积光。他不但不肯帮忙，还瞪起一双贼眼对我二孀说：“我不找他算账，他还来找我？他把我十斤酒都打翻了。”在旧社会，我们农民的一条命，在地主眼里还不如十斤酒值钱！

我又托人去找族长，他跟于积光一样，先是一阵奸笑，然



族長板着臉說：“**吃皇米大筒** 你不服積光，族規難容。”他竟強迫我在宗祠里跪了一爐香。

后冷冷地回答：“有錢瞧病，沒錢等死嘛！找我干啥？”

沒有錢治病，我只得躺在床上等死。天熱了，血泡潰成膿，兩條腿上滿是蛆虫，傷口爛得露出骨頭，疼的我好幾次暈了過去。幸亏鄰居貧農于積功不斷幫我洗洗，還偷偷地叫孩子送些飯來，我才沒死。

我在床上躺了一年多，傷口慢慢收口了。為了活命，我沒等腿上的傷全好，便幫村里中農于積廣家干活。過了兩年，我的腿完全好了，干起活來，又象二十二歲時那樣了。這時，于積光見我還有油水可榨，又逼我幫他家干活。我怎能好了疤忘了疼！便一口回絕了。

誰知，第二天早晨，于積廣就解雇了我。弄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我說：“積廣，只要你給口飯吃，我在你家做牛做馬，當一輩子長工也干。”于積廣悄悄地說：“不是我不講情面，于積光難斗呀！”原來是頭一天夜里，于積光派人轉告他，如果再收留我，就要把租給他的宗田收回去。

于積光逼走了我，我并不屈服。我在村后荒山上刨了一畝多荒坡。于積光和族長知道了這件事，他倆硬說我驚動了祖墳，逼着我停止開荒。

我氣的再也忍不住了，準備去告狀，同村于積雲勸我說：“友恒呀，別去告吧，他家有錢有勢，能告的倒？臂膀擰不過大腿，還是先忍忍吧！”我一想也是，天下惡狼一般狠，同族地主喝我的血，異族當官的還能待我好了嗎？最後，我又被迫回到他家幫工，白天干活，半夜挑水吊酒，一直熬到一九四九年解放。這時，我已經三十五歲了。

共产党撑腰，斗倒了地主

解放了，我們穷人翻了身。但于积光这个活阎王还想用宗族关系来拉攏我們。他唆使族长出面，把我們姓于的夫夫小小二百来戶人家找了去，聚到宗祠堂里。他說：“共产党来了，我們于家的人，臂膀可要朝里弯呀，以往待好待歹，总是一家人嘛！亲属相爭，祖宗在地下也不得安宁。”我可不信他这一套，解放前，他把我一家逼得死的死、亡的亡，这血海深仇，我怎么忘得了！

于积光一个花招沒搞成，又来一个花招。他和几个富农一道，拦路向区里派来的工作组告状，說我是二流子，我家几辈子不种田，靠要飯过日子。工作组同志当时就把他頂了回去：“田都給你們占了，他哪有田种？”說的他头都不敢抬起来。工作组同志一来到村里，就叫我当了农会小组长。这一来，于积光的气焰一下子压下去了，而我們貧雇农腰杆子挺起来了。

不久，县里叫我去开会，研究反匪反霸。这一下，于积光更慌了。我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，他笑咪咪地来找我，嘴里“友恒叔、友恒叔”叫的怪甜的。我知道他笑里藏刀，就对他說：“来干什么，有話早說！”他鞠了一个躬，低着头說：“友恒叔，过去我作过孽，害过你，大人不記小人过，我們是嫡亲叔侄啊！”我气愤地說：“你今天认得我，我还认不得你哩！”他見我不理他这一套，又要起手段来，拍地一响，两条膝盖跪在我的床前，头象倒蒜一样磕个不停，还說：“友恒叔，我算过宗田賬了，还余下十担，你……”哼，他想拿粮食拉攏我。我猛地站起来对他說：“賬要同你算，不光是算我們两家的，还要算算我們全村

穷人受你剥削的血眼！”他一听我这么說，象条死狗一样躺下来了。后来，我們全村貧雇农就在宗祠堂里訴了苦，斗倒了他。这是三十五年来，我第一次在姓于的宗祠堂里，能够自由地讲话。

但是，阶级敌人还不死心。一九五八年，我們办起了人民公社。这时，于积光服刑期满释放回来，他见了人就点头哈腰。村里几个中农說：“于积光这下老实了”。我摸他的底，根本就不信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不久，村里出現了一种奇怪的言論，說：“田是我們姓于的，我們姓于的单独办一个队”。又說：“大姓不能叫小姓领导，姓于的应该选姓于的当干部。”这是什么話！我一听味道不对，經過追查，原来又是他造的謠。我們开辯論会同他辯論，他只得当场认罪。

阶级兄弟心連心

現在，我已經是五十岁的人了，解放前三十多年我过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，解放后才真正換了人間。吃尽过去苦，深知今日甜。我亲身体会到，最亲不过是共产党、毛主席。我們貧下中农阶级兄弟，都是一条苦根上长大的，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解放后，我們农民經濟上翻了身，政治上也翻了身。一九五四年普选时，农民兄弟选我为乡人民代表，后来又选我当县人民代表，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。我这个从小做帮工的农民，居然能管理国家大事了。不久，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員。

我虽然无儿无女，但处处感到了阶级的溫暖和农民兄弟无微不至的关怀。一九五九年，我过去在地主家燙伤的两条

腿，旧伤复发，一连四个月不能下地。贫农董香林每天叫小孩替我烧饭，他自己也不断来帮我挑水、洗衣。贫农朱世秀，还送来一口袋大米。我知道她家口粮也不宽裕，再三推辞不要。她说：“友恒，你收下吧！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！”我吃着他们送来的米，他们煮好的饭，想起过去双腿烫伤时的情景，一对比，不由得淌下泪来。

生产队为了照顾我的身体，安排我干些轻活，但是因为生产发展了，我的生活也是步步高升，家无隔夜粮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叫我怎能不爱共产党，不爱人民公社，不爱贫下中农阶级兄弟；叫我怎能不恨旧社会，不恨封建宗族统治呢！

于友恒 口述

朱大贤 整理

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《红色家谱》

吃人的“族規”

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上虞县車祖堂，那里几百户人家都姓車。听我父亲說，他年輕的时候，族长是車太公。車太公几代都是大地主，脑后留一条小辮子。逢年逢节开祠堂門，他总是拄着一根龙头拐杖，左拥右簇地出来。人人見了他，都得弯腰向他磕头。稍不如意，他要罵就罵，要打就打，誰也不得违抗。有一次，为了輪种四亩祭祀田，我的大爷爷（我父亲的大伯父）当面回了嘴，車太公就将他毒打了一頓。那时大爷爷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，受不了这场屈辱，可是又反抗不得，只好每天借酒浇愁，竟成了瘋子，不久就死了。大爷爷一死，我的曾祖母一气之下也得了精神病。家里无法待下去，爷爷想打发父亲离开車祖堂。但出門沒有盘川，爷爷没办法，就去向族长求借。狠心的車太公乘机霸占了我們的两間房子。我父亲单身一人逃到了上海。

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侵占了上海。那时候，我已經九岁了，家里共有六口人。父亲在煤炭店里当伙計，母亲是搖袜厂工人，靠他們两人微薄的收入，哪能养得活这一家呢？正巧那年母亲又生下了五妹，父亲急得走投无路，只得把一家人带回上虞县車祖堂老家。这时候，爷爷、奶奶已經离开人世了；那杀人不用刀的車太公也死了。这“族长”就輪到了車太

公的儿子車复旦，人称“堂房大爷爷”。車复旦在乡下有几百亩良田，在县城里开了一座米行。他祖上霸占我家的两间房分给他儿子“阿贵老板”的小老婆住了。我們回来就住在“阿贵老板”的隔壁，真是狭路相逢。阿贵見我們一家人回乡，非常恼恨。沒几天，“堂房大爷爷”就把我父亲叫去，冷冷地問道：“你那女人是从哪里搞来的呀？”父亲說：“我們在上海正式結婚的。”他一听，一声冷笑，說：“那你得按族規办事罗！”接着又是“嘿嘿嘿”一陣奸笑。父亲知道族里的規矩是男人結婚，女人头生孩子都要办酒祭祖，不办酒就不能上“家譜”，以后女人就得給人罵“北佬女人”，孩子也要被人家罵“盜生”（野种）。那时候，我家穷得连飯也吃不上，哪有錢办酒呢？父亲只好把心一横說：“让人家罵我的老婆和孩子吧！”那年正月初一开祠堂，按族里規定：亲生子女“吊紅綫”，領来的子女“吊藍綫”。我們一家人，除了我父亲以外，因为沒有办过酒，紅綫、藍綫都沒吊。都是“野种”，进不得祠堂。父亲怕我闖禍，不許我出門。我年幼无知，等父亲一走，就溜出去看熱鬧。只見車复旦长袍馬褂，手里拿着根“文明棍”，帶着一群人大搖大摆地走过来。我看得呆了，一时来不及躲开，也忘了叫“大爷爷”。他举起“文明棍”，在我額头上一点，向左右問道：“这是誰家的后代？”站在我旁边的人连忙打恭作揖地回答說：“是学勤的孩子。”我知道要闖禍了，急忙逃回家来。父亲从祠堂回到家，一进門，見我就打，罵我不长志气，害得他让族长臭罵一頓。父亲打我罵我都不怨，但他在祠堂里受辱，我可不願意。我放开喉嚨喊道：“誰要不給人家看，就从天上飞过去！”不料这一喊，給隔壁車复旦的儿子“阿贵老板”听去了，又惹出一場禍来。隔一天，車

复且又开祠堂，把我父亲拖到祠堂里，骂道：“只会养，不会教，败家子孙。”定要把我父亲赶出車祖堂。在大家求情之下，車复且才沒把我們一家赶出村，可是，我父亲还是挨了一頓毒打。他挨打回来，不罵我，也不打我，只对着我們母女两人流泪。他說：“族长、祠堂、家譜都是假的，只有鈔票是真的！”

虽然在車祖堂住下来了，可是日子也真不好过。母亲剪点花样出去卖卖，父亲带着我們討飯，另外种了四亩祭祀田。每天燒一点面糊糊、粥湯，里面放上許多野菜，一人分一碗。有时分不过来，父亲和母亲只好吃点“鸡爪糠”，吃下去拉不出屎，有时还拉出血来。

一天，我和父亲在外面討飯回来，我的妹妹突然脸色惨白，手脚抽搐，不知生的什么病。我們都很着急，可就是沒有錢給她看病，只好弄点艾蓬在她周身擦擦，眼睜睜地看她痛苦地死去了。

我家一沒有农具，二沒有肥料，又不懂农活，秧苗长得又黄又矮。还没到成熟的时候，我們就去捋稻谷来充饥，等到稻谷成熟，已經所剩无几了，連繳“錢粮”（田賦）也不够。由于繳不出錢粮，父亲被伪县政府捉去吃官司。母亲和我急得到处奔走，想湊些錢把父亲救出来。二妹当时不在家，家里只留下一个弟弟照顾最小的妹妹。結果錢沒湊起，等到我們回家，妹妹却已經餓得只剩一口气了。我們馬上把身边半块硬糕拿出来，用水泡一泡喂給她吃。妹妹餓极了，拚命地吃，一餓一飽，不出两天就死了。

隔几天，父亲忽然回来了。我們全家都很高兴。可是父亲對我們說：“这次放出来是叫我想办法的，三天內繳不出錢

粮，还要捉进去。”这一说，又急得全家哭哭啼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“大爷爷”车复旦来了。我们想，恳求他帮个忙，也许不用吃官司了。我们恭恭敬敬地迎他进屋，谁知刚请他坐下，他就冷冷地问我父亲说：“学勤，几时做斋饭？”种祭祀田的人家除了缴钱粮以外，还得办斋饭。来吃斋饭的同族人都随身带着秤，规定红烧肉十二两，白斩鸡十二两，老酒尽量喝；如果不足分量，田就不叫种。父亲忙说：“大爷爷，我钱粮也缴不出，这斋饭……”他不等父亲把话说完，就站起来，打了我父亲两个耳光，并且骂道：“没出息的東西，活在世上丢車家祖宗的人。”那天晚上，一家哭哭啼啼，只有父亲一声不响，等到大家睡着了，他却站起来，走到灶头前，倒了一碗盐卤一口喝下去。正当他要喝第二碗的时候，我惊醒了，连忙奔过去夺下那碗盐卤。全家人都吵醒了，父亲才放下盐卤，摸着我的头，看着我母亲，哽咽着说：“不是我丢下你们娘几个不管，实在……”下面的话他说不下去了。父亲的性命是救下来了，但是从此就得了一身重病。他整天地咳嗽，鲜血一口一口地吐出来，不久，人瘦得象个皮包骷髅。在腊月二十那天，父亲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。母亲想弄点东西给他吃。家里无柴无米，母亲就叫我去讨点东西，她自己出去弄点柴来。父亲当时很生气，哑着嗓子喊道：“我是将要死的人了，还顾我做啥！”说完，一脚把一只脚炉踢下床来。谁知那脚炉正巧打在我九岁的妹妹头上。她一惊吓，得了病，牙齿咬得紧紧的，滴水不进，第三天，就死了。父亲的心碎了，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颤抖着说：“大伯伯为了这块祭祀田给族长打死了。孩子娘，你要告诉孩子，我是怎样死的，叫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……”他的话没有说完，手一松就断了气，



正当父亲要喝第二碗的时候，我惊醒了，连忙奔过去夺下那碗盐卤。

可是两只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，含着两眶眼泪。这一天是小年夜，家家户户都在过年，我家连死了两个人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邻居们都来劝她，说：“先把他们爷俩埋葬了要紧，哭坏了身体怎么办呀！”可是，哪里有钱买棺材呢？有人说：“振康米行老板不是你家族长吗？总是本族人嘛！求他帮一把，将来孩子大了，再报答他也不迟。”母亲一听，心象针刺一样。这个杀人不用刀的族长还讲什么亲不亲，族不族？可是又一想，人死了，他也许发发善心。于是，母亲便硬着头皮去求借。

老虎是不会发善心的。母亲到振康米行的族长那里去求借，“大爷爷”听了母亲一番苦情，表面上装着一副“慈悲”的样子说：“这样吧，你那两间房子，四亩祭祀田……”母亲一听就明白了。車复旦不光是看中了我们的两间破房子，而且还要千方百计把我们一家赶出車祖堂啊！母亲发誓：宁可饿死，也不把房屋、田产卖给仇人。她转身就走。可是，到哪里去呢？回家吗？两个死的要葬；跳到河里去吗？三个活的要吃。真是进退两难啊！母亲在雪地里转游了一整天，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到家。亏得邻舍木匠伯伯的帮助，才把家里的一堂板壁拆下来，钉了大小两口棺材。

車复旦还是不肯放过我们。隔天，他又派人来阻止我们出丧。说族里的规矩：出丧要办斋饭，不办斋饭，棺材不准抬出去。怎么办呢？邻居们劝我娘说，还是来个“偷丧”出，等天黑大家帮个忙抬出去算了。我母亲想，自己结婚没办酒，给族长骂“北佬女人”；孩子出生没办酒，给族长骂“盗生”；今天男人死了，再不办斋饭，将来又要叫人家骂“偷丧”出。她觉得这样，上对不起死人，下对不起儿孙，于是，一咬牙，托人借高利

貸办了六桌斋飯，每桌十碗小菜。車复且見硬的不成，又来軟的。“出喪”以后，他派儿子“阿貴老板”到我家里来，假惺惺地对母亲說：“过去我对你們关心不够。現在人也死了，来，把家譜拿出来，大伯伯替你們作个主，把你們写上家譜。”父亲临死前說过：“家譜上字字写明，两間屋、四亩田属于車学勤的家产，千万要藏好。”母亲知道“阿貴老板”要家譜不怀好意，就說：“穷人命里苦，連累大伯伯可担当不起。”“阿貴老板”討了一场沒趣以后，又生毒計，竟叫了几个帮凶在我家后門口砌了一道牆，强把我家后园的一块菜地霸占去了。母亲又气又恨，决心借錢托人写状子到县里去打官司。旧社会是“衙門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”。当官的都是和地主穿連襠褲子的。母亲上堂去辯理，当官的不容母亲讲话，就判决說：“‘阿貴老板’寬宏大量，照顾你家男人，把地租給你种。現在你男人已死，这地应收回。”官司就此結束。家譜上明白地写着是我們的房基地，怎么成了“阿貴老板”的？还讲什么法律？还有什么家譜？“阿貴老板”在公堂上恶狠狠地对母亲說：“北佬女人，看你还狠不？”

母亲回到家里，发现我的小小妹妹不見了，找遍了村南村北也不見。原来是被“阿貴老板”家里的人騙走了。再去打官司嗎？不，母亲說：“不訴是一肚皮冤，訴訴是两肚皮冤。总有一天要吐出这口冤气。”在旧社会，族长存心要赶走你，任你掙扎也住不下去。母亲又不会种田，大人小孩一日三餐要吃飯，又背了那么多的債，我們不离开車祖堂又有什么路好走呢？

总算盼到了解放。解放后，我进了袜厂做工，母亲和我弟弟又回到了車祖堂，現已改名叫槐花村。民主改革以后，我当

了干部，入了党；我那弟弟也在绍兴参加了革命工作，现在绍兴县人民法院工作；我那个被騙走的妹妹，在解放后也找到了。一九六一年我回老家去过一次，从前欺压穷人的祠堂，现在成了人民公社的办公室。地主阶级打倒了，反动的封建族长制度也粉碎了。可是，反动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，他们还想利用封建的宗族关系来籠络人，企图借此混淆阶级界限，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。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啊！

車秀城 口述

顾澄海 整理

选自群众出版社《血海深仇》

封建族規害死人

湖南省有条著名的河，叫湘江。它有十几里长的一段，从长沙县大湖公社西塘大队的田野旁流过。可是，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河水也没有穷人的份儿，居住在这里的大地主馮光表，就霸占着这一段湘江，把它改称为“馮家河”。

湘江怎么会变成“馮家河”的呢？这得从几十年以前讲起。

解放以前，西塘这地方，姓馮的人家特别多。大地主馮光表仗着有錢有势，当了馮家的族长。姓馮的都要受他的管。他常常利用这封建宗族大权，任意霸占財物，欺压农民。有一年夏天，插秧以后，几十天没有下雨，塘壩里的水车干了，吃水也要到江里去挑。水，成了人们的命根子。在这紧要关头，馮光表想了个敲詐勒索的坏点子，用族长的名义，串通乡长，他的堂兄馮篤一，說这段湘江是从他馮家的土地上流过，为了保管好水，保护田地和全族人民的生命，用水和捕鱼，都要向他这个族长交水费，好用这笔錢来祭奠河神。祭什么河神呢？其实就是祭他这个活魔王。就这样，大好的湘江，变成了馮家勒索农民的工具。当时，有个姓李的农民在湘江捞魚苗，事先沒交捞苗費，馮光表就叫狗腿子把他的

撈魚苗的工具打爛、燒掉，逼得這家農民挨餓受凍，只好逃到外鄉去。

大地主馮光表霸占的家產，有三個將近一千畝面積的沙洲，七百多畝稻田，年產幾百担鮮魚的重陽湖，大片桔園，廟宇公物……。他的魔爪伸進了水里、土里、山里，伸進了一切有利可圖的地方。那時候，農民這樣形容馮家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，

馮家魔王走上門，
家家戶戶禍來臨。
堂屋里打一望（就是看一看），
四角起丙丁（就是起火）；
對天打一望，
天上起烏雲；
山中打一望，
竹木不成林；
江中打一望，
大小船要沉……

象霸占湘江一樣，馮光表統治和壓榨農民，也是利用族長的權力和族規去實現的。比如，以不孝順祖宗的名義，來壓服同族中的貧雇農啦；以同宗同族的名義，拉攏關係，千方百計地剝削坑害農民啦；以修祠堂、修族譜、祭祖宗等名義，來敲詐勒索啦……。馮氏宗祠，每逢過年過節，都要大辦筵席祭祖。凡是姓馮的人家，除了交田租以外，還得向祠堂交捐款。誰要不交，作為族長的馮光表，就開祠堂門打他的屁股。

又要交地主的田租，又要交官家的稅款，還要交祠堂的捐款，農民還能剩下什麼呢？所以每年都是“禾籬上壁，就沒飯吃”。如果遇到天災人禍，地主就趁火打劫，想方設法榨干農民骨頭里的油。

有一年，農民馮壽昌家里有人病了，沒錢治。馮光表早就看中馮壽昌家那亩好桔園，便親自上門，假惺惺地說：“你家病了人要錢用，我們一筆難寫兩個馮字，只管到我家來拿就是。”

馮壽昌一時沒有別的法子可想，只好到馮光表家里借了六十元錢。

一年過去了，馮壽昌一家，口都糊不住，哪有錢來還賬呢？又過了一年，仍然還不起。到第三年年底，地主派人喊他上門算賬，一算，利上加利，足足三百塊錢。

馮壽昌哪里拿得出這麼多錢來呢？地主威逼道：“欠賬不還，觸犯王法！還賬還是見官？由你選擇！”

馮壽昌只好苦苦哀求，但是馮光表手杖一揮：“你欠了賬，還想賴掉，押起來！”

氣勢汹汹的狗腿子們動手了。另一個狗腿子按照地主的眼色，狡猾地說：“馮壽昌，你不是有一個桔園嗎？就拿桔園抵賬吧！”

“一亩桔園怎能作三百塊錢的價？”地主假裝不肯。

那狗腿子又說了：“那就連几間茅屋一并抵了吧！”

地主、狗腿子，一唱一和，步步威逼，最後強迫馮壽昌在賣園賣屋的文契上打上了指印。

第二天，地主派狗腿子通知馮壽昌：“屋和桔園已換了主，

你馬上出屋！”

馮壽昌忍着悲痛，到馮光表家去求情：“通融通融吧！你不是說過一筆難寫兩個馮字嗎？”

“誰和你同姓，快滾！”地主朝狗腿子遞了個眼色，狗腿子就惡狠狠地把他推出門外。

馮壽昌又悲痛又氣憤，頓時感到天在下塌，地在旋轉，當他定住神的時候，馮家的黑漆大門已經緊緊地關上了，只有一條惡狗在凶惡地盯住他。

在那暗無天日的社會里，馮壽昌到哪里去申冤呢！他只得懷着刻骨的仇恨，收拾起僅存的幾樣東西，帶着全家六口，離開了祖祖輩輩用血汗培植的桔園和住過的茅屋，流落到外鄉去了。以後，誰也沒有聽到他的下落。

受馮光表欺詐，不得不流落到外鄉的人，還有馮佑祥家。一九三五年年底，馮佑祥的父親到重陽湖打魚，想賣了魚買點米過年。那湖里的魚是大伙兒養的。可是馮光表看見了，說他不該私自打魚，就派了二十多人來打他，還說要開祠堂門收拾他。馮佑祥的父親想起地主平日無惡不作，為了活命，便悄悄收拾行裝，帶着全家七口人，逃到岳陽，租了當地一個地主的田來種。但是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個個地主都壓榨窮人。最後，一家人只剩下了馮佑祥一個。直到解放以後，馮佑祥才結束了十四年的流浪生活，回到了家鄉。

馮光表不僅逼得窮人流落外鄉，而且還打死害死了好多人。當時，在農民中流傳着這樣兩句話：“寧見陰間閻羅王，莫碰世上馮魔王。”

有年冬天，馮光表要他的佃戶們都到重陽湖去打魚。本



馮光表眉毛一豎，鼻子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“這個湖是我的，魚是我的湖里養的，我拿魚，誰敢管！”

来，这个湖的鱼是佃户们放的，地主却规定他要得六成。打鱼这天，佃户们冒着严寒下水，鱼打捞上来还没有过秤，冯家的人就先拣了条最大的鱼拿走。农民冯蔚华看到了，喊道：“还没过秤哩！”这话让站在他身后的冯光表听到了，他顺手拿起秤杆，朝着冯蔚华的头就猛打下来，秤杆断成了三节，冯蔚华立刻昏倒在地。佃户们愤怒地围了上来，冯光表眉毛一竖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个湖是我的，鱼是我的湖里养的，我拿鱼，谁敢管！他这样不尊敬族长，就该打！”佃户们只有愤怒，谁还敢说什么。挨打的农民冯蔚华，由于伤势过重，不久就死了。

冯光表这样横行霸道，农民有冤无处诉。冯光表霸占了山，霸占了水，掌握着族权，还直接控制着乡政权。他骑在劳动人民头上，任意行凶作恶，谁要反抗，立即捆绑起来，开祠堂打或押送乡公所监禁。

有一年，农民冯冬生日子难过，把六亩祖业田卖给了附近的一家地主。写契的那天，冯光表赶到他家，进门就骂：“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族长？没有经我许可，田不准卖。”冯冬生知道他是想从中敲诈银钱，就忍痛从卖田的一百块钱里抽出十块给他，冯光表嫌少，冯冬生只好又加了十块。这事人人听了气愤。农民冯桂和说：“要这号痛心钱，真是没天良！”这话后来传到了冯光表耳朵里，他马上派人把冯桂和绑到“团防局”，安上“辱骂族长”的罪名，严刑拷打，后来又转送到县政府监禁起来。冯桂和一家急得走投无路，只好倾家荡产，请客送礼，才把坐了七个月牢的冯桂和保出来。由于受刑过重，冯桂和出狱不久，就死去了。

在旧社会里，西塘的农民，在地主和官府的残酷压榨迫害下，真是冤比天大，仇比海深啊！只有到了新社会里，西塘的农民，才真正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人们在大队部的大门口贴了这样一副对联：忆过去，人间地狱；看现在，世上天堂。

（胡炳煊）

选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《活阎王的罪行》